

“她是不幸的,但是我要和我的家人一起用全部的爱和努力让她过上快乐、幸福的生活!”——题记

1973年12月26日,我的四女儿小露在龙角山出生了。那一天正是毛主席诞辰80周年。我们庆幸孩子与伟人同一天生日,希望能沾上点福气。然而,命运是残酷的,不久,我们发现老四与前三个孩子不太一样,一岁多了,她对周围的声响没有任何反应。我们不愿意承认眼前的事实,反复用各种物品敲出声响测试,结果总是让人绝望。

治疗耳聋宜早不宜晚。孩子一岁时,我们就带着她开始了艰难的求医之路。当时家里经济状况非常差,我俩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4个小孩,还要负担远在湖南老家的父母。别说看病,就是应付日常生活开支都捉襟见肘。但是,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就是倾家荡产,也要把孩子的耳朵治好。我们四处打听治疗耳聋的办法,到处求医问药,不放过任何一个报纸杂志、广播(当时还没有电视)有关耳聋的治疗信息,只要有一线希望,我们都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。当时,龙角山交通极为不便,每天只有一趟6点钟到黄石的班车。但不管是严寒酷暑、还是刮风下雪,我们抱着可怜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黄石、武汉之间。不间断的针灸、中药……能用的法子都

用到了。每每望着孩子头上扎满的银针,看着一家人又是抓手又是按脚又是捏鼻子给孩子灌中药的情景,听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,我们的心都碎了,每一次都是一家大小泪流满面。我们希望这暂时的痛苦能换来她永远的幸福,祈盼着奇迹出现。

虽然每每怀着满腔希望去,带回深深地叹息回,我们还是不愿放

远离父母到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环境里独立生活,对父母和女儿而言都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情。但是如果等她长大些再去,不仅错过了学习的最佳时间,而且不能完成小学初中的全部课程。为了孩子的将来,我们流着泪把她送到黄石聋哑学校,开始长达七年的奔波。七年中,每个星期六下午,我们夫妇俩有一个人从矿里搭车到30公里外的黄

石,把她带了回来。原来放学时,没见到我,她以为我们不来接她了,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独自一个人从黄石走到大冶,那年她才7岁。还有一次放学,看到其他同学都走光了,她一个人从黄石走到新下陆的大姐那儿。这样的事情,也曾经动摇了我们继续让她读书的念头。但是,一想到她的将来,要让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,不至于成为社会的累赘,就

她:“你能行!坚持下去!白天做不完,晚上我们陪你加班做。”一天,两天,慢慢地,她不但能完成任务,而且手工也做得很好。师傅们夸她接受快、做事细心、能吃苦。感谢大冶公司,1990年小露被招入龙角山矿大集体,成为一名正式的大集体工人。

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,我们开始为她考虑婚姻大事。这是孩子一

强公司矿石加工厂工作。矿石厂对残疾人格外关爱,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安排合适的岗位,残疾人同健全人同岗同酬,小俩口收入提高了。2007年,为给外孙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,我们和亲家一起开始为他们张罗着买房,终于在2008年国庆,他们一家三口搬进铜花三期一个面积86平方米的二手房,大家都非常满意。看着小露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,我们的心更加宽慰了。

作为父亲,希望小露能像健全人一样工作、生活,也希望她能像健全人一样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。我们老俩口只要有时间外出,都要把她带上(就是她成家以后也是如此),武汉、长沙、北京、深圳、上海、香港……我要让她用自己的眼睛去看,用自己的手去触摸,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山河的秀丽,城市的繁华,大自然的神奇,祖国的壮美。让她体会到生活是如此美好,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作为一名残疾员工的家长,我真切地感受到,小露虽然不幸残疾,但她生活在这个时代,生活在大冶有色公司却是幸运的、幸福的。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,她不仅享受到了健全人一样的工作权利,而且还享受到许多健全人所没有的优惠待遇,是大冶公司解决了我们这些残疾孩子家长的后顾之忧,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。我们由衷地感激大冶公司,感激自强公司,感激矿石加工厂。今后,我要更加严格要求孩子努力干好本职工作,老老实实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组织和社会的关爱。

(佚名)

我要上快乐的幸福让她生活

弃,跑武汉、到上海、上北京,去同济、协和、儿童医院,请知名教授、专家会诊,最后几乎所有医院给出同一个结论:先天性聋哑,目前在我国无法医治。残酷的结论粉碎了我们最后一点希望,给我们全家带来巨大的打击。但是我们又必须面对这个无情的事实。是的,虽然她听不见,不能说,但她有一个聪明的大脑,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还有一双巧手。为了她将来能掌握一定的文化

知识,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、对社会有用的人,我和爱人商量决定送她去黄石聋哑学校读书。那一年她才6岁。这个痛苦的决定是我们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做出的。要知道,6岁正是孩子在父母膝前撒娇的年龄,要让她

去接她,星期一清早5点就要起床,赶6点的班车送她到学校,从未间断。每到冬天,孩子太小,怕冷起不来床,为了不迟到,我们狠心强行把她从热被窝里拉起来,穿上衣服,就往车上抱。刚开始,每次送她回校上车时,她都死死地抱着我或她妈妈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走,那场面一次次地让我们感受着“生离死别”的痛苦。

记得有一次,在去接她的路上,车子出了故障,我错过了学校放学的时间。到学校时,我没看到孩子,赶紧联系学校、公安局交通大队协助寻找,从中午1点一直到晚上6点,都未见到她的踪影,我心急如焚。幸好矿里一个很熟的司机开车路过大冶炕头时,发现了站在路边

必须学习文化,我们就坚定了坚持下去的决心。事实证明: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,虽然当时我们和孩子都吃了许多苦,但是七年的学习和磨难不仅让她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,而且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,更培养了她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。这些都为她以后与人沟通、交流,更好地适应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为了让她自强、自立,拥有一技之长,她从聋哑学校毕业一回到矿里,我就自费送她出去学绣花、学缝纫,回到家里安排她干点家务活,目的就是要告诉她:人不能依赖别人,要靠劳动来养活自己。刚开始学缝纫做手套时,一天要做50双,她有畏难情绪,全家人伸出大拇指鼓励

她的归宿和幸福所在,我们极为慎重,

希望能为她找一个志同道合,忠厚老实,会体贴、关心人的伴侣。我们多方托人打听,了解,最后经人介绍,小露与本厂一名聋哑青年喜结连理。小伙子不仅忠厚老实,会体贴人,而且勤劳能吃苦,工作表现出色,曾多次被评为残疾人先进工作者。他的家庭经济虽不富裕,但父母善良、勤劳,尤其对小露关怀备至,视同己出。1997年,他们生下一个女孩,听力及身体各方面都正常,让我们久悬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这是一个幸运的孩子,也是一个幸福的孩子,因此,取名金幸。看着他们一家其乐融融地生活着,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。

2006年,小露夫妻双双调入自



今天我做饭

■ 吴治国

我们每天都要吃饭,吃饭就要有做饭的人,我就是这个做饭的人。和老婆第一次约会的时候,她说她不会做饭,我说我也不不会做,这是个很头痛的问题。我又说我们每天去餐馆吃好了,她说那我要考虑换个候选人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就担当起家庭厨师的职责。

买菜。从部队退伍回来就没去过几次菜场,在那些大妈眼里,我就是挨宰的菜鸟。缺斤少两、滥竽充数、偷梁换柱等等奇招怪招让我叹为观止。回家痛定思痛,向母亲、姐姐讨教。在她们的悉心调教下,我学会还价、多方对比、精挑细选了,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了。

做饭。刚开始的确难倒了我,不过现在的食谱那么多,稍微用心,再多实践几次,就能烹饪出一道美味可口的菜肴来。可惜,我这人脑子笨,什么控制火候、营养搭配总差火,以至于烧出来的菜总是一般般,但我一直在努力。

昨日,在岳母家,我们一起做面包。和面、调馅、擀皮,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开始工作。看着一个个面包在我手上完成,虽然没有外面摊点做的好吃,但内心的感觉却是甜美的。一个个面包里包的是甜蜜的感情,包的是幸福的滋味。



专注
占彩霞 摄

水仙花

■ 惠农

那日,在街上人卖水仙,听卖花者巧嘴利舌神侃,一时兴起,便购了几株。拿回家,邻居有经验者左瞧右看,连连摇头断言:此水仙是劣货,不能开花,就当是高价购大蒜吧。



一想到上当受骗,怒从胸中起。想一弃之,转念一想,管它呢,遂将其放入花盆中,置于窗台上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水仙经过了凄风冷雨的日子,又度过了大雪纷飞的日子,在琐碎平凡的日子里,几乎被人遗忘。

一日,一抹绿色掠过,抬眼望去,窗台上的水仙竟然郁郁葱葱,枝繁叶茂,走近一看,蓦然眼睛一亮,原来绿叶间,竟然还有不少花苞。唤家人观赏,个个眉开眼笑。有说:她亭亭玉立似豆蔻年华少女;有说:她含苞欲放似披上婚纱的新娘;有说:她不屈不挠更像名勇士……

在灿烂的阳光下,水仙高高飘起绿色的旗帜,似乎在说:不,我什么也不是,我就是平凡的水仙。

来招生的韦老师。听了韦老师的介绍又看了招生简章,我看到儿子的眼里充满了期待。得,基本就是她了!

回来后,我们又找出这几天排列的几所学校,把电子科大放在一起比较,研究了几个小时,初步定下电子科大作为第一选择。

7月3日 星期四

这几天我们的首要任务是,打听电子科大的相关信息,教学的、就业的、生活的……反馈结果还真是不错!往年招生分数比较高,但今年的“5·12”地震可能会对地处成都的电子科大招生造成影响,有些害怕余震的考生不敢报,这样对我们考分不是太高的考生选择专业有利。

又同韦老师多次接触咨询后,我们在第一志愿选择了电子科技大学,韦老师指导我们填报了专业志愿,最后在“是否服从专业调剂”一栏填上“服从”。韦老师说,这应该是没问题了。当然,为了保险起见,也为了填写一份完整的志愿,我们把剩下需要填写的志愿,全部都认真填写了。

今天下午5点,全部网上志愿填报工作结束。(三)

高考家长日记

■ 周毅芳

面。

填报专业时,应该注意不要全部填报热门专业,如果高考成绩不占绝对优势,就一定要将专业志愿适当分散,合理搭配。同时,如果特别希望进入填报的高校学习,就一定要充分利用“是否服从专业调剂”志愿。

我们先考虑了省内的几所高校。根据以往的经验,两所“985”学校在本省的招生分数都很高,只能放弃。剩下的另外5所“211”高校,儿子都不想去,就只能选择外省的了。有朋友推荐北京理工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同济大学,我们查了好几年的

是保健饭送来了。我和师傅放下手中的活急步走去,看见远处三五成群的工友已靠墙狼吞虎咽起来。找到自己的饭盒后才发现一个“新鲜”的事情,到哪去吃呢?地上都是湿的,不是泥就是水,两条腿站得都发酸了。我看到一个好去处准备离开时,师傅一把把我拉住:“小郑别去那,危险!”“师傅怎么啦?那个石堆蛮好啊!”“小郑你没看见那石堆旁边挂着的红灯吗?石堆上头的墙壁有许多裂纹,岩层很不稳,下面的石堆是落下来的毛石,非常危险!”听师傅一说我心里一惊,暗暗为自己的鲁莽自责。幸好师傅及时制止,避免了一起极可能发生的事故。

下午的工作是拉架线,也是最艰苦的工作。巷道拐了个弯,拉直架线,上线卡异常困难。每上好一个线卡,我和师傅都要不停地喘着气,休息片刻再开始,这对从未干过重体力活的我来说简直是“考验”。长时间的作业,我的手磨出好几道口子,在污水和稀泥的包裹下已变得模糊,每使一次劲便是钻心地疼痛;早已被泥水泡“透”了的腿“直挺挺”地没有了感觉。在几近精疲力竭时我们终于迎来“胜利”的曙光,经过近10个小时的努力,晚上六点第一趟矿车欢快地驶进“新”巷道,装满了矿石又满载着矿工灿烂的笑容飞速驶向矿仓。

一转眼七载,我和许多井下电工师傅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生产骨干,褪去了“幼鸟”的雏形。虚心跟各位师傅、同事、工友学习本领,我变得越加“精明能干”,在纷杂、繁忙的井下作业中自我挑战、自我锻炼,不停地穿梭于各个巷道、采场,爬天井、穿“山洞”,在深部采场处加照明,在急难任务面前抢修“停摆”的铲运机,处理各种机车故障,维护上千米架线电路,既和时间赛跑又时刻保持头脑清醒,保证安全生产、保证产品产量,为井下开采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工作本来就很辛苦,中途采场又出现电气故障,抽走一名电工,巷道里只剩下我和师傅两个孤零零的身影了,工作进展变得更缓慢。已近中午才听到有人叫我们,原来



露营者 朱晓琳 摄